

金融浊流

[美] 阿瑟·海雷

江苏人民出版社

金 融 浊 流

(原书名 金钱兑换者)

〔美〕阿瑟·海雷

曼 罗 译

闻 延 校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七八年·南京

THE MONEYCHANGERS

A Condensation of the

book by Arthur Hailey

译自美国《读者文摘小说节写本》1975年第3期

金 融 油 流

《金钱兑换者》的节写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3年4月第1版 197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100·251 定价：0.50元

内 部 发 行

出版说明

本书原名《金钱兑换者》，是美国以写社会问题小说而出名的作家阿瑟·海雷一九七五年的作品。阿瑟·海雷的主要作品有：《最后的诊断》、《上流社会》、《航空港》和《车轮》等。其中《航空港》、《车轮》曾畅销一时，并已拍成电影。

金融业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部门。金融危机往往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并发症。随着国际垄断组织——跨国公司插手了金融市场以后，更使得金融危机同资本主义国际性的经济危机交织在一起。近几年的美元危机，正是在国际垄断资本不断实行扩张、渗透和竞争这种情况下连续出现的，它集中地反映了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并促使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更加严重。本书作者选取这个题材，叙述了美国一家大银行，由于受了跨国公司的欺骗几至倒闭，以及围绕这家银行两种经营方针的斗争，在银行内外所展现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美国金融危机的情况和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没落的现象，并对跨国公司为转嫁危机所使用的威逼、利诱、欺诈、腐蚀等卑鄙的手段，也作了一些揭露。在充满着色情、绝望、虚幻、颓废等等情调的美国现代文坛上，本书能够触及并在一定程度上暴露美国的社会问题，这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但是，作者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作家，不可能揭示造成金融危机和各种社会问题的真正原因。作者在小说中，十分赞誉

和宣扬以常务副行长范德沃尔特和他的情妇民权律师玛各特为代表的主张,例如发展小额存款,吸引更多的人储蓄;特许小储户以外币存款,以免遭受美元贬值的损失;进行低利润的兴建住宅投资,使低收入劳动者借助少量的贷款能够改善居住条件,等等。按照作者的观点,就是要谋求“获取利润和提供服务的平衡”。很显然,这种回避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药方”,既不能挽救资本主义垂死的命运,也不能根本改变低收入劳动者被压迫被剥削的困境。至于小说多处美化银行老行长本·罗塞利和他的继任人范德沃尔特,并安排黑人温莱特当上了银行保安主任,波多黎各女人努涅兹受到同情和照顾,借此掩盖美国的种族歧视,所有这些,更表明作者在根本上是从维护资本主义的立场出发的。

本书是根据美国《读者文摘小说节写本》一九七五年第三期发表的《金钱兑换者》,由我室组织翻译的,个别词句有所删节。由于水平有限,如有错误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南京大学外文系欧美文化研究室

一九七八年二月

第一章

很久以后，许多人还清晰而痛楚地回想起十月份头一周那两天的情景。

那一周的星期二，美国第一商业银行行长、银行创始人的孙子老本·罗塞利发表了一个惊人而不祥的声明，立刻在银行内外引起了反响。接着第二天，星期三，该行市中心的主要分行又发现了某窃贼的踪迹——由此而开始了一系列出乎意料的事件，最后以金钱的损失和人的悲剧而告终。

银行行长突然发表了声明，而且非常奇怪的是，事先没有任何透露。本·罗塞利一清早就给美国第一商业银行许多高级职员的家打了电话。对每个人的说法都是一样：“请于上午十一时到总行大楼董事会议室。”

约定的时间到了，除了本·罗塞利以外，其他人都集合在会议室，有二十人左右，三三两两地轻声交谈着，等待着。大家都站在那里，谁也不愿意第一个从那闪光明亮的董事会议桌旁拉出一张椅子来。这张会议桌比橡皮球场还长，能坐下四十个人。

谈话中突然插进一个人的声音：“谁叫这样干的？”

大家转过头去。副行长兼会计主任罗斯科·海华德正在训斥一个往玻璃杯里倒雪利酒的白衣侍者。

海华德是个热诚的绝对戒酒主义者。他有意地看了看表，那样子明显地表示着：不仅是喝酒，而且还喝得这么早。一

些伸手去接雪利酒的人把手又缩了回来。

“是罗塞利先生的指示，”侍者申辩说，“而且他还特地让送来了最好的雪利酒。”

一个穿浅灰色时装的矮胖子轻松地说：“管它什么时候，放着好酒不喝是毫无道理的。”

阿历克斯·范德沃尔特，蓝眼睛，金头发，两鬓稍稍斑白，也是个副行长。他态度温和，不拘礼节，然而在他那随和的外表下，却隐藏着坚强果断的性格。这两个人——海华德和范德沃尔特——代表着仅次于行长的第二级领导层。虽然他们都很老练，并都能与人共事，但是在许多方面他们又是竞争的对手。他们的不同观点影响到整个银行，两人在下层都有一帮支持者。

这时，阿历克斯拿起两杯雪利酒，递了一杯给埃德温娜·陶尔赛，一位体态优美的头发浅黑的妇女，美国第一商业银行的一名高级女职员。

埃德温娜看到海华德不以为然地注视着她。哼，这没有什么关系。罗斯科·海华德知道她是范德沃尔特阵营的一名忠实分子。“谢谢你，阿历克斯。”她说，并接过酒杯。

一时气氛颇为紧张，接着其他的人也跟着喝起来了。罗斯科·海华德忿忿地绷紧了面孔。

站在会议室门口的负责保安的付行长、在场的两名黑人高级职员之一、身材高大的、长得象奥赛罗的诺兰·温莱特大声宣布：“陶尔赛夫人和诸位先生们，罗塞利先生到。”

谈话的嗡嗡声嘎然而止。

本·罗塞利站在那里，微微地笑着。象平日一样，他的举止风度既有点象一个慈父般的人物，又有点象一个成千上万

人能信托钱财的强有力的坚强柱石。他看起来具备了两者的特点,而且也在穿戴上体现出来,穿着政治家兼银行家通常穿的黑色服装和必不可少的背心,一条细细的金表链及饰物挂在胸前。使人惊奇的是,他和一个世纪前在一个小店的底楼创建起这家银行的第一个罗塞利——吉奥范尼——长得非常相似。吉奥范尼的飘散着银发和满脸胡子的古罗马贵族式的头型,已被该银行作为诚实可靠的象征而印在它的存折和旅行支票上。

此时此地的这位罗塞利头上的银发和胡子差不多也是同样浓密。但是,这家人的魄力,也就是使美国第一商业银行发展到今天这样显赫地位的智谋和无穷的精力却是任何照片表现不出来的。可是,今天,本·罗塞利的那种惯有的活力似乎不见了。他走路拄着根手杖,这是在场的人以前从未见过的。

这时候,他伸出手去,好象是要给自己拉一张董事会议室的沉重的椅子。但是,诺兰·温莱特的动作比他敏捷。这位保安工作负责人把椅子给他放好。行长咕哝了一声谢谢,就坐下来,并向其他人挥手致意。“大家随便些,如果你们愿意,就把椅子拉出来围着桌子坐下吧。嗯,谢谢你。”他从侍者手里接过一杯雪利酒。侍者走出去,关上门。

有几个人坐了下来,但是大部分人仍然站着。第一个说话的是阿历克斯·范德沃尔特:“我们来这里显然是为了庆祝。”他举杯示意,“问题是——庆祝什么?”

本·罗塞利微微笑了一下。“阿历克斯,但愿这真是一次庆祝。我不过是想到在这种场合喝点酒或许会有点用处。”他停了下来,整个屋子顿时充满着紧张的气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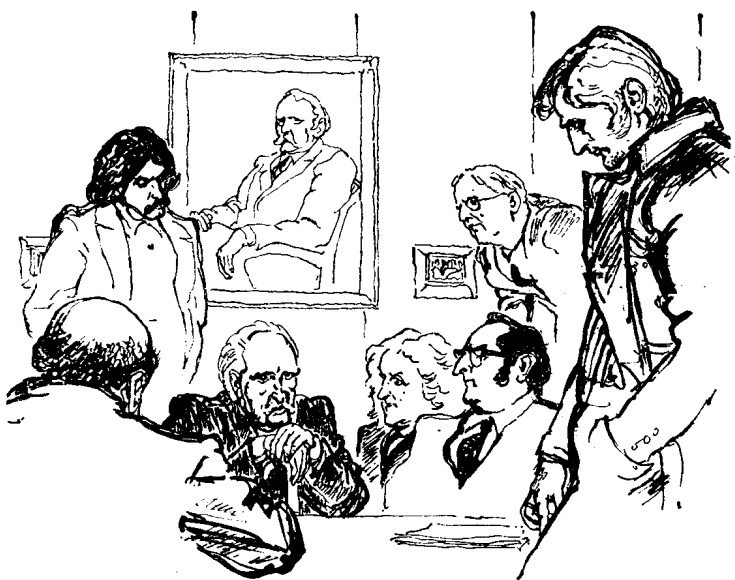
“我快要死了，”本·罗塞利说，“我的医生们告诉我，我活不长了。我想应该告诉你们大家。”他举起自己的酒杯，端详着，呷了一小口。

会议室里本来是安静的，而这时的沉静却显得紧张了。没有人动一动，也没有人讲话。本倾身向前，倚在手杖上。“好了，我们可不要为此感到不安。我们都是老朋友，因此我才叫你们到这里来。还有，哦，对了，省得有人再问起这事，我告诉你们的话是确实的，如果我认为有可能不是的话，那我会等一些时间再告诉你们的。医生告诉我说，是肺癌，而且是晚期了。可能我活不到圣诞节了。”他停下来，显露出十分的衰弱和疲劳。他又轻声地补充说：“所以，你们可以随意选择时机向其他人转述这些话。”

埃德温娜·陶尔赛认为无所谓什么选择时机了。紧接着会议室里的人全走空了之后，他们刚才听到的事，就会象草原上的野火一样，马上在银行内外传散开来。她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而且觉得别人的反应也与她一样。

“本先生，”信托部的高级职员波普·门罗老头儿说，“我认为你给我们来了个晴天霹雳。”他的声音颤抖了，“我猜想没有一个人知道究竟该说什么才好。”人们用几乎象呻吟一样的低语声表示赞同和同情。

罗斯科·海华德提高嗓门圆滑地插进来说：“我们能够而且必须要说的是，”——这位会计主任语调中带有一种谴责的意思，似乎旁人应该等他首先发言——“在这个可怕的消息使我们感到震惊和悲伤之际，我们祈愿也许还存在着希望。医生的意见往往是不正确的，医药科学能够非常有效地遏止，甚至治愈——”



“罗斯科，我说过，这一切我都经历过了。”本·罗塞利说，第一次流露出他的急躁情绪。“至于医生，我请的都是最好的，难道你没有想到这点吗？”

“是的，”海华德说，“但是应该记住还有更高的权威，我们大家”——他扫视着整个会议室——“责无旁贷的义务是向上帝祈祷，至少再多给你一些时间。”

老头子执拗地说：“我的印象是上帝已打定了主意。”

阿历克斯·范德沃尔特说：“本，我们都非常难过。我对我先前讲的话特别感到懊悔。”

“是你说的关于庆祝的那一句话吗？别记着它了！你那时又不知道。”老头子咯咯地笑了起来。“再说，为什么不能说

是庆祝？我这一生很美满，这是应该庆祝的。”他轻轻地拍拍身上所有的口袋，然后向四周环视一下，“谁有香烟？那些医生绝对禁止我抽烟。”

一下子拿出了好几包香烟。罗斯科·海华德问：“你确信你能抽烟吗？”本·罗塞利嘲弄地望着他。这两个人的私交从来就不亲密，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阿历克斯点着了银行行长手里的烟。阿历克斯的眼睛和房内其他人的一样，已经湿润了。

“象这样的时刻是有几件事值得高兴的。”本说，“事先得到一个小小的警告就是一件，这样就有机会处理一些未了的事情。”他的香烟冒出的烟在他身边缭绕着。“当然，另一方面，过去的有些事还是令人遗憾的。你们也该坐下来想想这些事。”

众所周知的一件遗憾事就是本·罗塞利没有继承人。唯一的儿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了。最近，一个有出息的孙子又死在越南。

老头子突然咳个不停。诺兰·温莱特从他抖动的手指间接过香烟并把它捺灭了。这时，可以明显地看出，本·罗塞利确实衰弱极了，今天的活动使他极度疲劳。尽管谁也没意识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在银行露面了。

他们一个一个地走上去，轻轻地握了握他的手，找出些话来说。当轮到埃德温娜·陶尔赛时，她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脸颊，他眨了眨眼。

罗斯科·海华德是最先离开会议室的一个。这位副行长兼会计主任有两项要急于达到的目标：保证本·罗塞利去世

后权力的顺利移交以及确保自己被任命为行长。

精于银行中政治活动的海华德早在上午的会议还在进行时已开始筹划他的竞选运动。现在他正向那可俯览全市的镶着护墙板的一套办公用房走去。他在桌旁坐下后，叫来了他两个秘书中年长者多拉·卡拉汉太太，指示她给所有不在本市的董事们打电话。他早已敏锐地注意到，除了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外，只有两名董事出席了会议——这两人都是本的老朋友。这就是说还有十五名董事没有听到行长即将去世的消息。海华德尽量设法务必让这十五个人都从他这里得到消息。这件事太令人震惊了，以致在通知者和任何被通知者之间可能会建立起一种本能的同盟。同时，有些董事可能对没有事先告诉他们感到恼火。罗斯科·海华德打算利用这种不满情绪。

开始通话后半个小时，他一本正经地对尊敬的哈罗德·奥斯汀说：“我们当然悲痛极了。本告诉我们的话简直就不象是真的。”

“不可能，”电话里的另一个声音还带着瞬时之前流露出的惊愕，“也没必要亲自告诉大家。”哈罗德·奥斯汀出身于本城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很早以前当过一任国会议员，所以就得了个“尊敬的”称号，他也乐于人家这样称呼他。现时，他拥有本州最大的广告公司，并且是这家银行里对董事会有巨大影响的老资格董事。

对本亲自宣布的这种做法的评论使海华德有了话题，“我完全明白你对这次宣布方式的看法。确实不同寻常。最使我关切的是没有首先通知董事们。我认为我有责任立刻通知你和其他人。”海华德那鸷鹰似的严肃面孔流露出专注的神情；

他那无边眼镜后面的灰色眼睛是冷酷的。

“我很感激，罗斯科。我们是应该早就得到通知的。”

“谢谢你，哈罗德。在这样一个时候，真不知道该干什么才好。不过，总得有人来领导呀。”

亲热地叫别人的名字对海华德来说是很自然的。他自己就出生于名门望族。他的社会关系远远超出了州的范围而及于华盛顿和其他地区。海华德是很以他的社会地位和他与上层人士的交往而自豪的。他还喜欢提醒人们，他是独立宣言的一个签字人的嫡系后裔。这时，在电话中他又提醒说：“把关于本的这个悲痛消息通知董事会成员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这消息将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会传得很快。”

奥斯汀表示同意：“毫无疑问。很可能明天新闻界就会来问我们这件事。”

“正是如此。而错误的报道可能引起存户不安，还会使我们的股票跌价。”罗斯科·海华德可以感觉到他那个董事会的同事正在动着脑筋。尊敬的哈罗德所代表的奥斯汀家族托拉斯持有美国第一商业银行的大笔股票。

海华德又提醒说：“当然，如果董事会能采取有力措施加强股东、存户及一般公众的信心，那么可能就不会有多大的影响了。”

“你有什么想法呢，罗斯科？”

“权力不能中断。行政首脑的职务不能出现空缺，即使一天也不行。这家银行由于对本的最大尊重，长期以来是个人说了算。但是，在这个国家的二十家最大的银行中，没有一家是，而且也不可能是由某一个人掌管的。虽然此刻我们不胜悲痛，董事们正好用这个机会来消除这个传统。”

海华德能够想象到奥斯汀的模样——一个漂亮的老花花公子，衣着花俏，平滑的头发呈铁灰色，可能象往常一样正在抽着一支大雪茄。然而，尊敬的哈罗德也并不傻。停了半晌，他终于说了：“你的看法是对的，必须对于本·罗塞利的继任人作出决定，或许还应该在本去世以前宣布。我碰巧想起你就是这个继承人，罗斯科。你具备必要的品质和经验，还有那种顽强的劲头。因此，我愿意保证支持你，董事会里还有一些人我可以说服他们采取同一行动。”

“我确实非常感激……”

“当然，作为交换，我也许会偶尔要点报答。”

“那是合理的。”

“好！那么我们达成谅解了。”

海华德挂上电话，心里觉得这次谈话十分满意。奥斯汀是个信守诺言的人。

下一个电话是打给大陆中部橡胶公司董事长菲利浦·约翰生的。这又给了海华德一个机会。约翰生自己就坦率地说，他和阿历克斯·范德沃尔特合不来，他觉得范德沃尔特的观点是非正统的。

“阿历克斯是非正统派。”海华德说。“当然，他还有些个人的问题。我不清楚两人之间的关系有多深。”

“什么样的个人问题？”

“实际上是女人问题。谁也不喜欢谈论……”

“这很重要，罗斯科。这话就你我两人知道。因此，讲下去吧。”

“喏，阿历克斯在婚姻上有些麻烦。他和另一女人搞上了关系。她是个左派活跃分子，报纸上经常提到她，涉及的内容

对我们银行是没有好处的。我有时就在想，这个女人对阿历克斯到底有多大影响。”

“你应该告诉我这件事，罗斯科。”约翰生说，“这些都是董事们应该知道的事。左派，呢？”

“是的，她的名字是玛各特·布莱肯。”

“我好象听说过她。而我所听到的那些却是不喜欢的。”

海华德微笑了。又打过两个电话以后，当他再同住在郊区的一个董事，即诺塞姆钢铁公司董事长列昂纳德·莱恩·金斯伍德通电话时，他却不那么高兴了。

金斯伍德是从在钢厂当铸工开始他的工作生涯的。当海华德提示说银行的董事们本应事先得到通知时，他说：“别给我来这一套，罗斯科。要是我的话，也会那么办的。先告诉你最亲近的人，然后再告诉董事们和其他那些爱摆架子的阔佬们。”

对美国第一商业银行的股票行市可能下跌的问题，莱恩·金斯伍德的反应是：“那又怎么样呢？这个消息传出去后，大公告牌上的美国第一商业银行的股票价格会掉下来一、两点，因为大部分股票交易都是替那些分不清歇斯底里和事实的神经紧张的娘儿们干的。但是，在一个星期之内，股票就会回升，因为我们这个银行是巩固的，我们这些了解内情的人都清楚这一点。”

后来的谈话是：“罗斯科，你的幕后活动就象刚擦过的窗子那样透亮。因此，我也要把我的立场说得同样清楚。你是一个第一流的会计主任，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金融家。不管那一天，你想要到诺塞姆这儿来，拿更高的薪金，并享有购买股票的优先权，我会把你安置在我们财务部门的最高位置上。这

是一个建议。不过，罗斯科，虽然你很行，但是你不是一个掌管全面工作的领导人。在董事会开会研究决定由谁继承本的时候，我将这么说，我的选择是范德沃尔特。我想你应该知道这一点。”

海华德心平气和地说：“列昂纳德，我很感激你的坦率。”

“那么，如果你什么时候想谈谈我刚才的建议，就打电话给我吧。”

罗斯科·海华德并不想为诺塞姆钢铁公司工作。在金斯伍德刚才作出那样刺人的判断之后，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这样做。再说，他对于取得美国第一商业银行第一把交椅仍然充满信心。

电话又响了。多拉·卡拉汉告诉他说，又有一位董事的电话接通了。“是弗洛依德·勒贝里先生。”

“弗洛依德，”海华德开始讲话了，语调低沉而严肃，“我感到遗憾，得由我转告一个悲痛的消息。”

不是所有参加这次重要会议的人都象海华德那么快就离席了。不少人还在外面逗留，仍然感到震惊并悄悄地交谈着。波普·门罗老头轻轻地对埃德温娜·陶尔赛说：“这一天真叫人悲伤极了。”埃德温娜点点头。本·罗塞利是她的一个重要朋友，而且本对她提拔到银行的领导岗位一直感到自豪。

阿历克斯在埃德温娜身边停下来，然后指了指隔着几个门的他的办公室，“休息一会儿。好吗？”

她感激地说：“好的，请吧。”

银行的高级职员们的办公室和董事会议室在同一层楼上——在美国第一商业银行总行大楼的第三十六层。范德沃尔特的一套房间，和这里的其他各套房间一样，有个非正式的

会议室。埃德温娜在这里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范德沃尔特拿出烟斗，点着了。

这两个人之间的友谊由来已久。负责美国第一商业银行的市中心分行的埃德温娜，在银行的等级体系中虽然比阿历克斯低好几级，但是他总是平等相待，而且在处理有关她的分行的事务时，经常越过中间的组织而直接和她打交道。此时，他们心照不宣地避开了他们思想上最关切的话题。

他问道：“这个月分行的营业情况怎么样？”

“非常之好。对于来年我也是乐观的。”

“说到来年，刘易士是怎么看的？”埃德温娜的丈夫 刘易士·陶尔赛是一个销路很广的投资者刊物的老板兼发行人。

“前景暗淡。他预测美元还将有一次大贬值。”

“我同意他的看法。”阿历克斯沉思了一会，说，“要知道，美国银行业的一大失策就是我们从来不象欧洲银行那样，鼓励顾客用外币——瑞士法郎、德国马克等等存款。但是那些大公司却很清楚，只要他们坚持提出要求，我们就会接受他们用外币存款。看来，如果早在五年前我们提倡用欧洲货币存款，那么我们的一些小主顾现在就会从美元贬值中得到好处而不是遭受损失。”

“难道美国财政部不会反对吗？”

“有可能反对。不过他们在公众的压力下会让步的。”

“你提出过这个意见吗？”

“我提过一次，但给回绝了。对于银行家，不管美元地位多么软弱，它总是神圣的。我们强加给公众的是一种鸵鸟政策，但是却造成了他们金钱上的损失。”阿历克斯停住了。他们坐在那里有好些时候一句话也没说。